

冯萌献文集

(卷三)

冯萌献◎著



遥遥万里情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卷三 内容简介

本卷共收录作者中、短篇小说20篇，均是上世纪70年代到改革开放初期的作品，多以农村生活为题材，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反映了关中农民勤劳、质朴、忠厚和善良的传统美德。生活气息浓郁，故事生动感人。而且展现了从人民公社到改革开放初期这段历史的社会现实和巨大变化，既具文学性，又有文史价值。字里行间，闪耀着时代的亮点和人性本善的特点，凸现了作者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美好期盼。

冯萌献文集 (卷三)

遥遥万里情

冯萌献 著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遥遥万里情 / 冯萌献著. — 西安 :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3. 12
(冯萌献文集 ; 3)
ISBN 978-7-5513-0634-8

I. ①遥… II. ①冯…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88766 号

冯萌献文集·卷三

遥遥万里情

作 者 冯萌献
责任编辑 曹 彦 李 玫
封面设计 张 轩
版式设计 杨军门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兴平市博闻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插 页 2
字 数 348 千字
印 张 22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0634-8
总 定 价 168.00 元(全五册)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3100



作者近照

心底的话儿权作序

峭 石

我和萌献君相识近三十年了。他的为人，他的为文，我是比较了解的，也是深为敬佩的。因而他的这些作品行将出版的时候，嘱我为序，不假思索，不揣冒昧，我便欣然领命了。

答应得虽然痛快，但临到笔尖将要落到纸面上时，我却不由踌躇了起来。思绪万千，如何说起？我甚至怀疑自己真的有能力为他作序么？

自古以来，我们就把能诗会文的人，称作才子。对于才子，人们总是尊之誉之，视之为人中之翘翘者。在兴平，如今能诗会文者，不乏其人，但能担当得起“才子”这个称谓的，却为数寥寥。在我的心目中，顶这个桂冠而当之无愧者，首推萌献。原因呢，是因为他写出了许许多多生动感人又文采斐然的大好文章。他的作品，获全国奖、省奖、市奖次数之多，至少在兴平，是无人可比的。奖的本身，便无可辩驳地说明了他作品的质量。这是其一。其二呢，他不仅好文章多，作品的体裁也多种多样，诗歌、散文、小说（短篇、中篇、长篇）、报告文学、评论、戏剧、楹联，他都不乏佳作。诗文被荟入选集，对联被悬楹勒石，戏曲长演不衰，不但显示了他的成绩，更炫耀着他的才情。能对如此众多的文学体裁运用自如的作家，怕是凤毛麟角的吧。而萌献君对于这些体裁熟练得如信手拈来。即便像颇受严格的格律之苦的旧体诗词以及对联，限制于舞台表现之戏曲，都变成了他一展才思的形式，不得不让人发出由衷的赞叹。其三，萌献君的任何作品，你在读时赏心悦目，读后思之韵味无穷，如嚼橄榄，如饮陈酿。譬如你读他的小说吧，他以明白如话的关中土语，娓娓

说来,初看似觉平淡,但你却会不知不觉地进入到他所营造的境界中去,与故事中的人物同呼吸共脉搏,待到读完,你会立即意识到他构思的巧妙,布局的恰当,叙述的得体,描写的生动,作品的人物,似乎就在你的眼前,曾经与你一同生活过相处过。正是因为这样,你就不得不在他的作品启示下思考生活,去认识生活。再譬如你读他的旧体诗词及对联,乍一搭眼,那文采飞扬的词语,把你便引入了美好的意境,明快的节奏如悦耳的音乐,流畅的旋律如悠扬的弦索,给予你以艺术的美的享受。读过之后,它仍以袅袅之余韵让你思索。可以这样说,读萌献君的任何作品,你都可以感觉到他的真学实才,跃然纸上。我想,仅凭以上三点,视萌献君为兴平的才子,当不是过誉的吧。

然而这位才子却绝不是天生便极其聪慧、异于常人的。他貌不惊人,性格笃诚,且遭遇坎坷,命运多舛。他文化程度不高,是个小学文化,以后便是一名勤恳敬业的邮电工人。但他却很早便爱上了文学创作。业余时间,便读书看报翻杂志,便写反映现实生活的小说。那时候写作讲究“配合任务”,他在此氛围下自然也在努力追赶生活的步伐,孰料生活的变化太快了,即使他费尽全力,仍然赶不上。花了偌大心血的作品,眨眼间便成了昨日黄花。他并未悟到这种创作方法乃是误导,反而认为是自己不曾深入生活所致。于是,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党号召返乡参农时,尽管单位领导舍不得放走他这个恪尽职守的优秀工人,他还是热情满腔的带头报名,回到了农村。繁重的劳动之余,他仍在不断地读,不断地写。生活不易,创作更难。为了生活,他在几处做过临时工,直到八十年代末期他都做了兴平市人民政府文化局的副局长,但仍然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多年的底层生活,丰富了他的积累;无尽的阅读,丰厚了他的文学素养;不懈的创作实践,为成功开辟着前进的道路。因此,如果说萌献君是才子,他应该是通过异常艰苦的努力,自学成才的典型。青灯古佛千卷经,方为世外悟道人。萌献君正是这样悟得了文学的真谛的。

由于时代的限制,萌献君虽说酷爱文学,且刻苦钻研,但毕竟未能在年轻时脱颖而出。这是不幸,却也是大幸。正是这种际遇,为他创造了广积而后暴发的机会。我们翻看他的作品,闪耀着光彩的几乎全部是八十年以来的作

品。正是因为无论是生活还是文学素养都有相当厚实的底子,所以无论运用什么体裁去创作什么题材的作品,总是得心应手,自具特色。读他的小说,以平常的故事塑造了血肉丰满的人物,通过人物形象不禁又让我们去认识生活底蕴,即如《遥遥万里情》中之公公与儿媳,你能说他(她)们的精神境界仅仅只是一个普通的农家男女么?读他的旧体诗词及对联,惊句时现,妙语连珠,意境悠远,韵味隽永,格律之严谨,对仗的工整,都是无可挑剔的,这种受限极苛的形式在他的手里竟运用得熟练自如,你不得不从心底悦服。即使被认为是雕虫小技或被以往文人以为是游戏之作的对联,一到他的手里,也诗意盎然,颇有大气,意深韵长,颇耐咀嚼。诸如词《醉花阴·题李清照》,诗七律《忆母午夜纺棉偶感》,联题名胜翠华山,我们都可以窥见他腕底的功力。他的散文也攫取了古代散文之神韵。如《兴平赋》,读后沉思,它的来踪去脉,凡是读过古代散文如《阿房宫赋》《岳阳楼记》等篇什的,都明显地会感觉到他所吸取的滋养。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戏剧。无论是改编的还是创作的,他总是在开掘着生活中尤其是人性中最深处的东西。无论是人物还是这个人所具的内涵,他都在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加以表现。矛盾冲突是新的,性格冲突是新的,因而情节的发展充满了传奇性,引人看,促人想,耐人寻味。即使不在舞台上表演,作为文学本子来看,也让人流连。他写的唱辞,一段一段看是声情并茂的抒情诗,连缀起来是宛转的叙事诗,许多诗句是相当精粹的。总之,当我们读他的这些作品时,我们不但处处可以看见艺术上的功力,可以看见文学上的修养,可以看见他思想上的锋芒,还可以看见他作品中深厚的文化底蕴。

如果说萌献君是才子,那么,这个才子是许多年从生活的磨难中挣扎出来的才子,是许多年孜孜不倦耗尽心血苦练出来的才子,勤奋出天才,文章憎命达,在萌献君的身上,又得到了具体的体现。

还有一点要说的是,萌献君一直是诚诚实实待人,兢兢业业做事,任劳任怨,淳厚可亲。文如其人,在创作上,他也是诚诚实实,兢兢业业的。他的每一篇作品,它的风格,都是朴实的,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许多作品,他都是斟字酌句,改了又改,决不轻率出手。这一点,也应视为一大特

色。

也许赞誉得多了。但这是心底的话，不得一掏。说心底的话，总不能算是过错的吧。

我假如还年轻的话，当拜萌献君为师的。

（峭石：著名作家、原咸阳市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

目 录

心底的话儿权作序	峭 石 1
啊,民工	1
窟窿	11
钢梁铁柱	17
未婚女婿老丈人	27
血肉	73
当麦苗起身的时候	87
阉刀下的喜剧	93
呼声	102
二月苜蓿水灵灵	112
借钱	173
师生	181
诸葛望弄险记	186
芒叔	198
风在吹,雨在下	210
没有做成的买卖	225
彩照	234
遥遥万里情	236
提干	276
小家小日子	283

附 录

- 开掘了人们的美好心灵 陈少禹 291
——读中篇小说《遥遥万里情》
- 在冯萌献同志长篇小说《五陵原》研讨会上的讲话 郭继荣
295
- 敬 仰 刘爱平 297
- 一部严肃而厚生的乡村小说文本 李 星 299
- 西府农村生活的真实画卷 冯积岐 304
- 长篇宏构 槐里才子 张 骅 306
- 观于时而知于势 思愈远则虑愈深 翟功印 308
- 乡村叙事的文化开掘 杨焕亭 310
- 长篇小说《五陵原》阅读札记 梁澄清 314
- 在冯萌献先生长篇小说《五陵原》研讨会上的发言 毛民海 318
- 《五陵原》的人物和经秀语风情 南生桥 320
- 道德的拷问 卫 勤 332
- 浅谈《五陵原》的语言张力 贺建国 335
- 只言片语,点化出灵动人物形象 卫 勤 338
- 一部热闹、快意、灵动、传神的好小说 李升旗 341

啊，民工

如果我不是个有点文化的高中毕业生，如果我不是有点道德修养，如果不是这项工程的重要和伟大，如果这条贯穿宝鸡、岐山、眉县、扶风、武功、兴平，直到咸阳数县的宝鸡峡干渠不从我家门前经过，如果不是看在他们远道而来的份上，我早就把他们赶出了大门。

我家前院有两间厢房，后院有祖传的两孔窑洞。今年开春，当工程进入决战阶段时，十多县的二十多万民工像潮水般地从四面八方涌在干渠工程沿线。成千上万辆卡车、起重机、推土机、拖拉机夜以继日地在北莽原坡奔驰，拉运沙石、水泥、木料。数以万计的架子车，在这儿发挥了它那机动灵活的特点，排山倒海般地涌过来，涌过去。开山炮接二连三地轰鸣着，把沉睡了千百万年的渭北高原唤醒了，像人体上的无数脉搏在频频跳动。为了提前通水，人们忘我地工作着，战斗着。来自各县的民工都住在沿线各村，我家前院那两间厢房的地上，铺了麦草，麦草上又铺了席子，住着兴平县北原公社正北大队十多个民工。他们都是十八九岁到四十岁左右的青壮年。他们的任务是开凿、衬砌一百二十米长的一段隧洞。因为任务繁重，时间紧迫，他们大队一下子就上了一百二十名精壮劳力。在我家住的这十多个青壮年，有时上夜班，有时上白班，像国家工厂的工人一样。

平心而论，他们住在我家，常帮我哥哥挑水、起粪、拉车、扫地，和哥哥的关系搞得挺好。但是，我还是厌恶他们。因为他们下工地回来，高喉咙大嗓门地谝女人，而且粗俗不堪。好像他们除了谈女人外，就再也没有别的可说。可是，我才是个情窦初开的姑娘呀。每当我听到他们讲有关女人的故事，我身上就直起鸡皮疙瘩。

比如，那天我经过厢房门口时，只听那个牛高马大的周伟说道：“解放初，一位驻村干部在群众大会上讲妇女在旧社会被压迫的情景时说：‘妇女

也是人，是我们的同胞，可是在旧社会，统治者不把女人当人看待，常常虐待，把我们的妇女压……’他怎的也记不起压迫这个词，讷讷了半晌才说‘把我们的妇女压……压扎咧。’”说罢，房间里立刻爆出一阵大笑，那声音快要掀掉屋顶。而且，他们晚上起来解手，赤裸裸地一丝不挂。那天晚上，天上布满了灰蒙蒙的云彩，弯月失去了往日的妩媚和皎洁，显得朦朦胧胧；稀疏的星斗像被巨大的纱幕遮掩着，发出一缕暗淡的光亮。我很晚才回来，刚一进门，突然发现一个模糊的人影一闪，霎时便不见了。这时，我神经绷得好紧，头皮噌噌作响。我慌忙捏亮手电筒，结结巴巴地问道：“谁？”但没有回答。我壮壮胆子，向左侧走了几步，又大声喊道：“谁？不出来我就……”话未了，只听暗处那人惶恐地说道：“凤莲，是我，是……我。请你千万不要打电筒，不要来，不要……看。”我一听是他，更奇怪了，以为他在偷什么东西。我“叭”地捏亮手电筒，随着直直的银亮的光柱一看，我不由“啊”了一声。唉呀呀，那是个什么样的怪物呢？赤裸裸地一个壮实的男性身躯。血一下涌上我的脸颊，我掉头就跑，跌跌撞撞地扑进窑洞。

那天晚上，我怎么也不能入睡。他那赤裸裸的男性身躯，像梦幻般地神秘，又像魔鬼般地令人憎恨。我只觉得心脏跳得怦怦响，不敢再睁开眼睛。

第二天吃早饭时，我气冲冲地向哥哥吼道：“哥，你把兴平民工给我一鞭子赶出去，我不要他们再住在这儿，听见吗？赶出去！”

哥哥是一个温良恭俭让的典型分子，他惊讶地望着我，讷讷地问道：“为啥？”

“为，为……”我却噎住了，咋也开不得口，憋得我满面绯红，眼睛要憋出泪来。“你，你不用问，只把他们赶走！”对哥哥，甚至对母亲，我一贯采用的就是这种命令式的口吻。因为我是这个家庭最高的知识分子，娘自小又疼我，哥嫂也让着我，久而久之，我就成了这个家庭的“女霸王”。

哥为难地摇摇头，苦笑笑。

“还笑哩？”我拍着饭桌说，“人家可是哭了一整夜！”想起他，想起那骇人的一幕，我真恨死他了。

哥惊骇地瞪大了眼睛，问：“怎么，他们欺负你？”

说公道话，他们谁也没有欺负我。即使在那朦胧如雾的星月光下，在那只有他和我的特定环境中，他还不是战战兢兢地恳求我不要过去，不要……

看他么？但是，我还是恨他。我瞪了哥哥一眼，说：“欺负我？他谁吃了豹子胆！”

哥哥长长松口气，又笑了，说：“那为什么要赶人家走？人家抛开父母妻子，远天远地地来咱们这儿搞水利建设，没黑没明地干，又没有干什么对不起我们的事，怎么好赶人家走？”

天，姑娘家和这些粗心的男儿汉永远有说不清的问题，解决不了的矛盾。

正值农历四月，太阳在关中地区显得格外和煦、灿烂而明媚。没有风，空间的一切物质都显得那么恬静。麦子已经抽穗了，很快就要进入花期。坡上的茅草、狗娃花、野蒿子绿茵茵的，在阳光下折射出一个个摇摆不定的光圈。

我端着脸盆，抱了一大堆脏衣服向村东的泉水走去。这股泉水是从原的左角峡谷流出来的，水不甚大，但却清凌凌、甜津津的。因为泉眼很高，人们便把一个个竹筒接起来，把泉水引到一个地势比较平坦的大路旁边，供人、畜饮用。上边是高高的原坡，不长庄稼，尽长草；下面是一层层梯田，象一级一级绿色的阶梯，直到陇海铁路。

我走到泉水旁边，有个人正蹲在水旁吭哧吭哧地搓着衣服。他每搓一下，浑身的每个部位都要进行剧烈的运动，连那两只脚跟儿也不停地一起一落，像一头大笨牛。因为他背身蹲着，看不清是谁。当我走到水池的右边一看，我又大吃一惊，是他！就是他！那个手电筒光下的程全民！不知是气，是恼，是恨，是羞，是……我狠狠地一跺脚，脸色倏然变了。他发现是我，脸一红，急急地低下头，抱起一堆洗过的和没有洗过的衣服，站起来，急急地走了。我望着他的背影，响响地啐了一口。要不是我有点涵养，是我们家的高级知识分子，早骂开了。

这里是个向阳的地方，似乎有点热。几只春燕在头顶上欢快地叫，轻盈地飞。他消失了，消失在大路的转弯处。

我胜利地收回目光，突然发现他丢了一件白洋布衫子，还有一块呈着船形的肥皂。不知怎的，我不由心头一颤：啊！这就是他穿过的衫子？就是这件衫子包着他那我已经目睹过的身躯？我觉得我的心在跳，脸皮儿直发烧。我走过去，一把提起那衫子。这件衫子半新半旧，还不曾洗过，油腻腻地散发着一股男人身上特有的、强烈的汗味。我冷冷一笑，把衫子揉作一团，走到大路

过沿，向原下、向那无数层梯田狠狠掷去。衫子象一只白鸽，飘飘荡荡地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瞬间便无声无息落在下边茂密的麦田里。我又拣起那块肥皂，也向坡下扔去。在对他进行了这一系列报复之后，才得到了一点胜利后的满足。

过去，我们见了面还点点头，打打招呼，现在见了，老远都把头扭过去或是低下来。但是，我却意外地发现，这十多个兴平民工不再赤身露体了。就是白天，脸上挂着汗珠，那对门襟衫子上的纽扣也扣三个两个的。每当我路过他们门外，他们便都鸦雀无声，有的竟笑笑地点点头。

这天，我从厢房门口经过，又是那个光头圆脸、五大三粗的周伟亮着嗓门说着老和尚教小和尚害怕老虎的故事。门闭着，他们没有发现我。我走到窑洞口，见程全民推门进了厢房，只听他火爆爆地说道：“我说了，脏话一句不准说，有关女人的不准讲，否则就扣工分。”我一听，禁不住偷偷笑了。本来，这个故事很有趣，说一个老和尚怕小和尚接近女人，就经常给小和尚灌输老虎吃人的事。一天，小和尚去砍柴，路上碰见了一位美丽的少女。小和尚看得呆了，久久不忍离去。老和尚发现这种情况，慌忙赶去恫吓小和尚：“还不快跑，那就是老虎，老虎是要吃人的呀！”小和尚一点也不怕，说：“师傅，我很喜欢这个‘老虎’，您就发发慈悲，让这‘老虎’把弟子吃了吧。”这是个很有趣的故事，我们几个姑娘在一起的时候也常常嘻嘻哈哈地讲过。

我刚刚拿起一本书躺在炕上，便听见厢房里打起架来。我爬在窗口向外望去，只见周伟和程全民互相撕扭着，从厢房打打闹闹地退到院子。同伴有的劝，有的拉。但周伟力气大，那手像铁钳似的揪着全民的衣领，并一拳打去，程全民打了个趔趄，倒在地上，嘴角立时流出了红红的血。说也奇怪，我什么也没想，便风一般地卷过去，指着周伟吼道：

“好呀！你们到这儿做工来了，还是打架来了？要打，回你们兴平县去打！我们家不是斗牛场，更不是撒野逞强的地方！你们都给我滚！滚出去！”

五大三粗、气壮如牛的周伟竟被我的汹汹气势震慑住了，他惶恐地低下头，不敢看我。

程全民被人扶起来，他用手背擦擦嘴角的鲜血，也不敢正视我，只嚅嗫地说：“风莲同志，请你原谅，这事儿全怨我，我们不该在你家里打架。”他的话合情合理，不粗不俗，还真有点话剧语言的特色。难怪有人说，他是兴平县

为数不多的业余作者之一。

事后，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我为什么要为一个我憎恨的人抱打不平。

转眼到了七月，天气非常炎热。我发现程全民老是穿着一件补了又补的粘胶布兰衫子。那天，他只穿着汗衫，把洗了的蓝布衫子拿回来准备晾晒，周伟却一把夺过去，说：“烂成这样了，还穿？扔了算了。”程全民急了，急急去抢。仿佛那不是一件破旧的衫子，而是一件无可估价的家传珍宝。他哭丧脸说：“哎呀，我只有这件衫子，扔了穿什么呀？”我一听这话，差点哭了。我觉得我的良心受到了谴责，我扔掉他那份白衫子，是一种犯罪行为。我真后悔自己太任性，太简单急躁。而且细细想来，那天晚上他的确不是有意的，那完全是一个偶然的邂逅。何况农村的男人们睡觉，有几个穿衬衣短裤的？他们穷，做件衣服不容易，怕翻来覆去磨衣服。再说，任何男女都有自己的躯体，躯体本身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部位。只是因为人是高级动物，知道羞耻和文明，才用衣物把它遮掩起来。至于犯罪，问题不在躯体本身，而是由于意识上的错误。

我用自己辛辛苦苦积攒了两年的十八元私房钱，给他买了一件柔软、细腻、光洁而合体的白涤良衫子。我知道，在七十年代的广大农村，还没有几个农民能穿起这样价钱昂贵的衣料。可我觉得我应该给他买一件衫子，他也应该像城市的人一样，有权利穿这样的衫子。然而，我却没有勇气送给他。

这天晚上，他们回来的很晚。村里的雄鸡高啼，启明星从东方升起。没有月亮，窗外洒下了暗淡的星辉。他们走进院子，谁和谁正在争吵什么。起初声音很小，双方似乎都在有意压抑着自己的音量，听不清他们在争吵什么。后来声音却渐渐地大了，又是周伟和程全民。

“少打三根二根撑柱算个屁！我就不信洞子会塌下来。”这是周伟，“再说，不抢进度，轮流红旗跑了事小，影响提前通水事大。”

“没有质量就没有进度！进度多少主要在于质量的高低。”这是程全民，“百年大计，质量第一。这么大的工程，连苏联专家也曾望而兴叹，可是，我们就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自己的科学技术开工了。现在，我们要不注意质量，就是通了水也难免出问题。那时，这原下百十万人的生命、几十万亩良田、几个村庄和无数单位、机关、学校、工矿、还有陇海铁路，都会被洪水淹没。这个，你想过吗？不要认为我们是普通的民工，可我们挑的是千钧重担。

正像那些渺小的沙石一样，是干渠工程中的基石。”

啊！我没有想到他有这么宽广的胸怀，这么高度负责的事业心、思想境界和精髓的理论。我觉得他是一个赤诚的人，一个有远见卓识的人。他的形象在我的眼前高大起来，并闪耀着火样的红光。他的话深深铭刻在我的心中。他又像梦一样久久缭绕在我的心田，驱不走，赶不掉，忘不了。还有他那男性的躯体，不再是那么刺眼、怕人，而是那么健美、那么具有潜在的青春活力。一想到这儿，我的心就跳，脸就发烧。啊啊，这就是爱情么？我暗暗责骂自己不害羞，尽想他，就用指甲掐自己的大腿，以疼痛代替这种潜意识。

渭高抽总指挥部今天召开万人大会，各县的民工们敲锣打鼓，彩旗蔽日。几只背笼般大的高音喇叭悬在大树上。会上，总指挥部表彰和奖励了一大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程全民也获得了一套红光闪亮的《毛泽东选集》。回来后，伙伴都争先恐后地向他表示祝贺。周伟把他抱起来，亲他那张白净清俊的脸蛋，哈哈大笑。我被他们这种真挚的感情、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场面感动了，竟兴奋地流下泪来。我怕他们看见我的泪水，忙背过身擦掉，走到他们跟前（这是我第一次主动地、友好地接近他们），向程全民笑道：

“程全民同志，祝贺你获奖。”

他看了我一眼，却红了脸，急急低下头，一句话也说不出。他是记起了那羞人的一幕吗？看着他那腼腆、憨厚的神情，我不禁同情起他来了。唉，都是自己自尊心太强，委屈了他。大家都注视着我，每目光都是那么和善而友好。我忽然觉得心里一酸，茫然地说道：

“你们……都是好人呀。”

民工们先是一愣，继而便像孩童般地笑起来。也许，他们多么希望我向他们袒露出人生难能可贵的谅解与真诚、友谊与信任呵。

周伟在我的肩上猛地一拍，哈哈笑道：“好呀！难得听到你的表扬。你的话和总指挥的话有着同等重要的价值。”

他那一拍，痛得我暗暗皱眉，可我还是禁不住心头的喜悦，说：“往后，你们需要什么就尽管说。”

周伟又哈哈笑道：“那……不赶我们走了？不命令我们滚蛋了？我的‘女霸王’同志。”